玉茗堂摘評王弇州先生豔異編

豔異編敘

嘗聞宇宙大矣何所不有宣尼不語怪非謂無怪之可語也乃齷齪老儒輒云目不覩非聖之書抑何坐井觀天耶泥丸封戶當在斯輩而獨不覩夫天之風月地之花鳥人之歌舞非此不成其爲三才乎從來可欣可羨可駭可愕之事自曲士觀之甚

齊自達人觀之甚乎吾嘗浮沉八股道中無一生趣月之夕花之辰啣觴賦詩之餘登山臨水之際稗官野史時一轉玩諸凡神仙妖怪國士名姝風流得意慷慨情深等語千轉萬變靡不錯陳於前亦足以送居諸而破岑寂豈其詹詹學一先生之言而以號于人曰此夫出自齊諧之口也者

而猶不復道耶雖然詩三百篇不廢鄭衛
要以無邪爲歸假令不善讀詩者而徒侈
淫哇之詞頓忘懲創之旨雖多亦奚以爲
是集也奇而法正而葩穠纖合度脩短中
程才情妙斂踪跡幽玄其爲物也多姿其
爲態也屢遷斯亦小言中之白眉者矣昔
人云我能轉法華不爲法華轉得其詭而

并得其所以說則樂而不淫哀而不傷縱橫流漫而不納于邪詭譎浮夸而不離于正不然始而惑既而溺終而蕩盡信書則不如無書有味乎子輿氏之言哉不佞𡢃如稽狂如阮慢如長卿迂如元積一世不可余余亦不可一世蕭蕭此君而外更無知已嘯咏時每手一編未嘗不臨文感慨

不能踰之於人竊謂開卷有益夫固善取益者自爲益耳戊午天孫渡河後三日晏坐南窻涼風颯至綠筠弄影左蟹螯右酒杯拍浮大呼漫與書此以告夫世之讀豔異編者

玉茗居士湯顯祖題

小引

是編成客或謂居士方持三大部破無明網恐爲是兒戲哉居士笑曰難言也盡六欲界未抵梵天且色爲身本愛爲色根色生身身復生愛浮沉展轉寧有解脱今夫物有含生而蠕動者其於情抑何專篤也極而至于千古之雄必指劉項其智力足

以籠決一世而不能割之于虞戚又極而至于鹿菀偃以累刼之功見宮祿一旦而失其神是況其他哉曰子不能絕之迺已則何爲導之曰吾以佐杯酌資抵掌耳雖然亦復有説昔馮當世書謂王安國并門妙麗閉目不觀但目以談禪爲事王曰若如所言未達禪理閉目不觀便是一重公

紊是書誠火宅也不無有蓮花在乎色即是空此語吾受之西方老師客謝不敏退

息菴居士書

豔異十二圖說

洛神
李夫人
王昭君
迷樓
楊貴妃
綠珠
崔鶯鶯

洛川
神女
明珠
琹
漢武帝
沙漠
隋煬帝
烏銅屏
唐明皇
金獅子
石崇
崔
張生
琴

沉宮
纖綃娘子
翠羽
輕紗幔
琵琶
宮娥
安祿山
玉簫
金谷園
鹿
紅娘
月色

凄美亭
蕭曉
纖消
雁
轄閑車
芍藥花
琵琶
珊瑚樹
西廂

嬌娘　申生荼蘼架　飛紅　熙春堂

虬髯　李靖金帛　紅拂童僕　宅院

無雙　黃仙客宮車　塞鴻情書　渭橋

白猿　歐陽將軍諸婦　峦洞　夫人珍寶

蓮塘二姬　楊彥采琵琶　陞外之　二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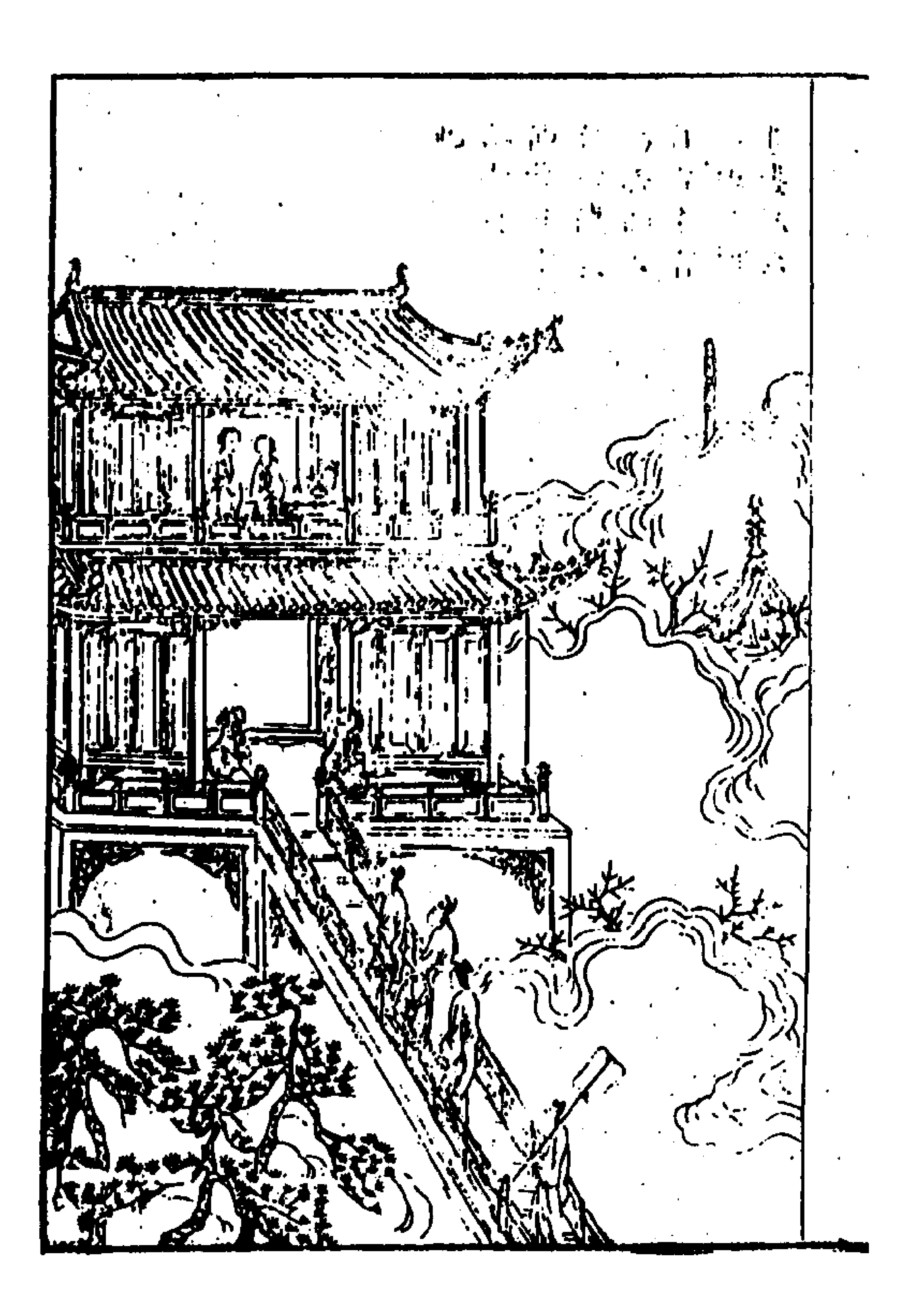
按古今傳奇行于世者靡不有圖迺此編尤膾炙人口而未之見因廣購海内名筆僅得仇十洲家藏稿十二幅精工摹刻以弁諸簡端俾覩者目炫心飛足稱一時之大快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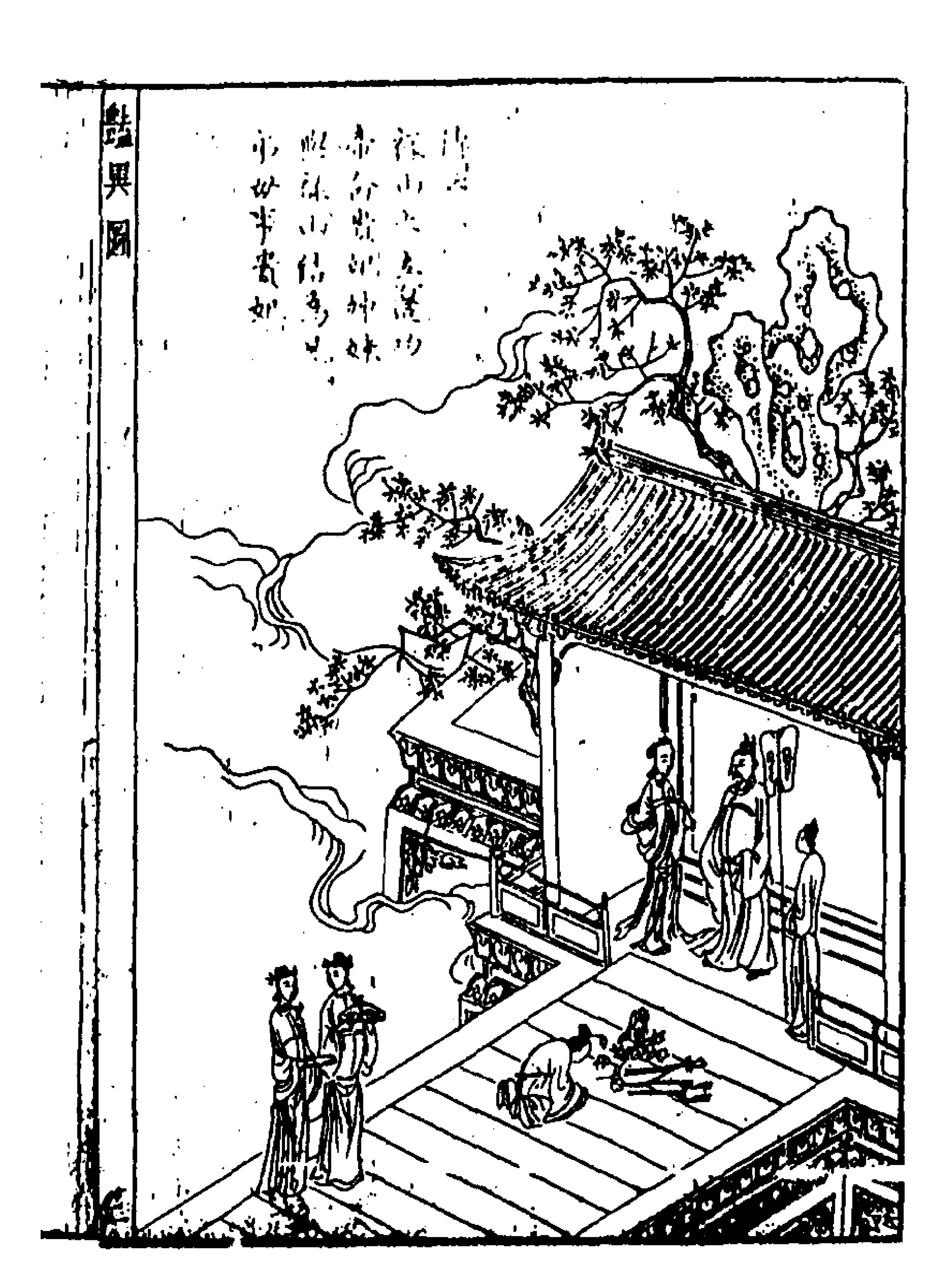
無瑕道人


陳思王賦洛神
翩若驚鴻
婉若游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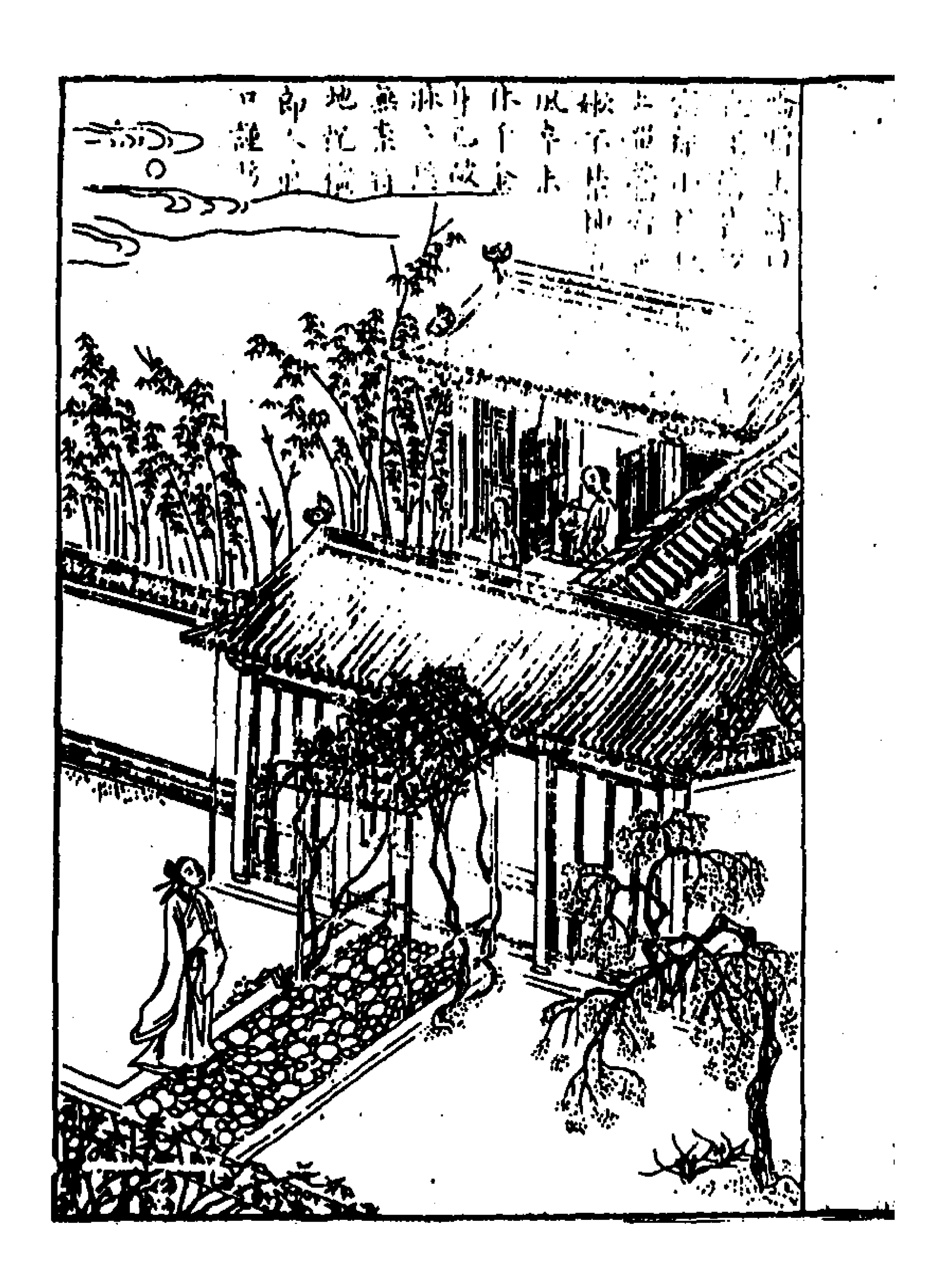

詩云
昭君為後宮
第一帝欲重
信于外國故
不復更人乃
窮按其事畫
工皆棄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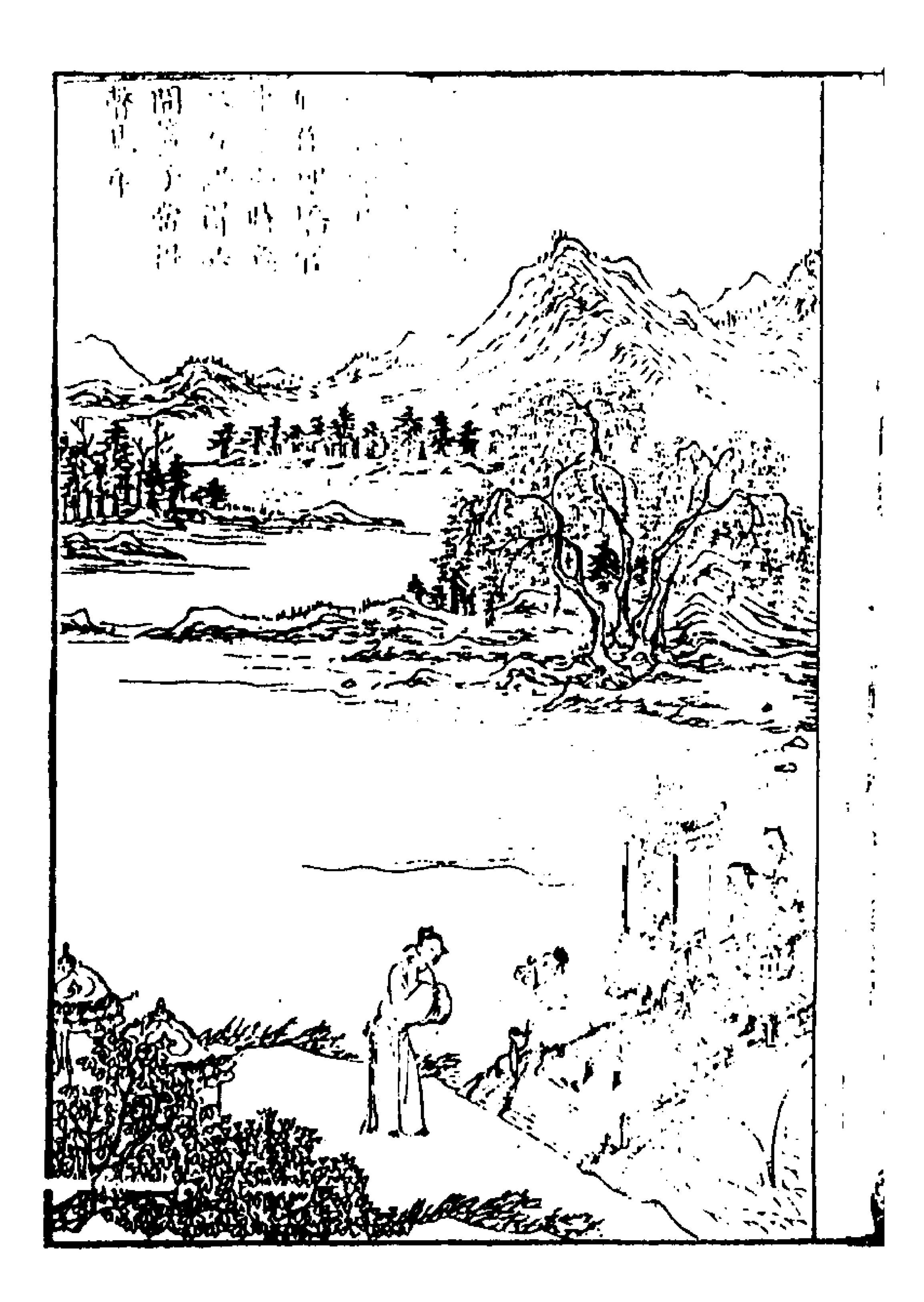

豔異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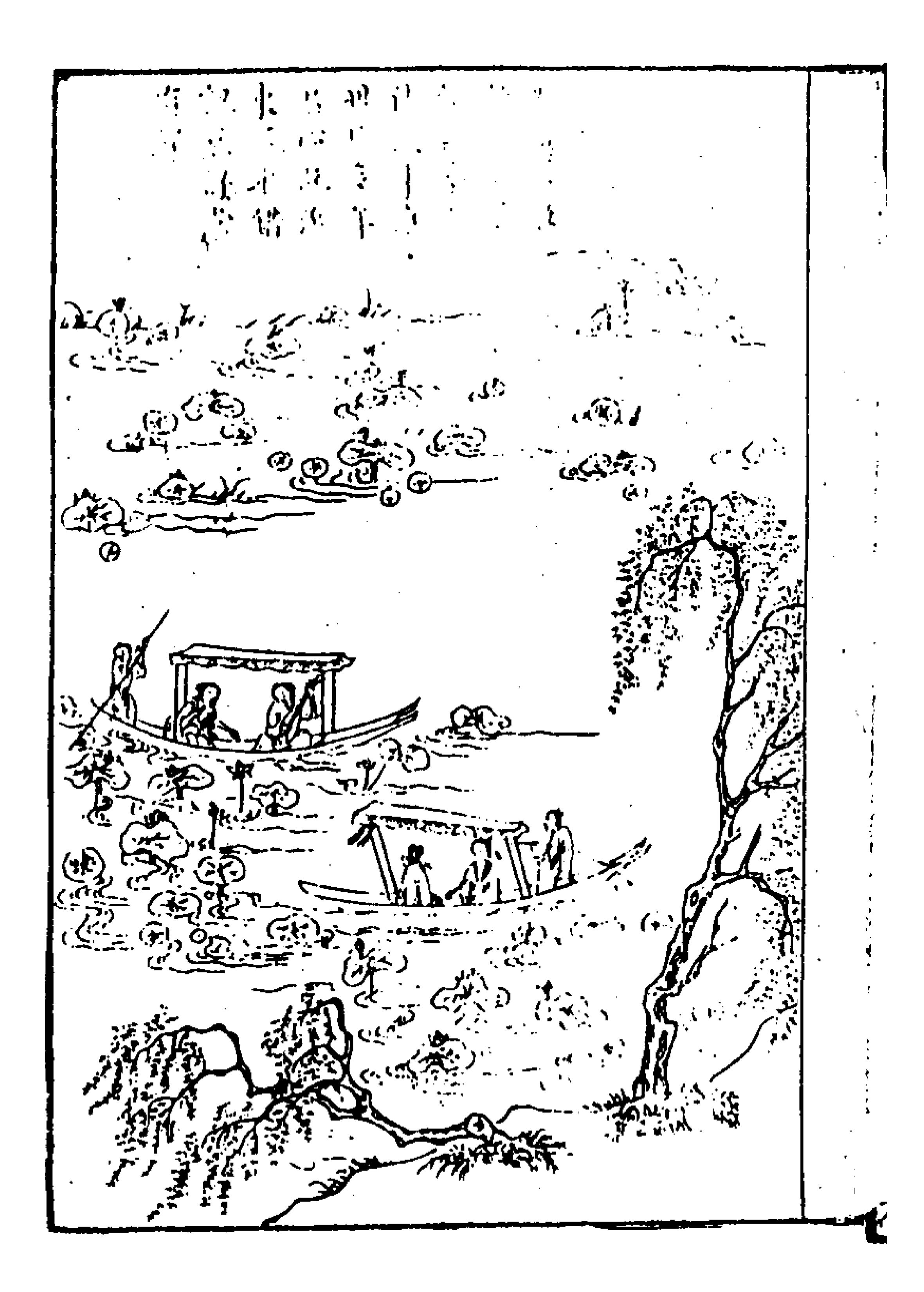
崔訓張曰始
亂之終棄之
愚不敢恨必
也君亂之君
終之君之惠
也沒身之誓
又何必
深感
此行




豔異圖
虯髯公曰
非一妹不能識
李郎非李郎不
能遇一妹虎嘯
風生龍騰雲合
非偶然也將予
之贈以佐真主







豔異編目錄

龍神部

柳毅傳

仙部

裴航

少室仙姝傳　裴諶

玉茗堂摘評王弇州先生豔異編卷一

星部

郭翰

太原郭翰少簡貴、有清標、姿度美秀、善談論、工艸隸、早孤獨處、當盛暑乘月臥庭中、時時有微風、稍聞香氣漸濃、翰甚怪之、仰覩空中、見有人冉冉而下、直至翰前、乃一少女也、明艷絕代、光彩溢目。衣玄綃之衣。曳羅霜之帔、戴翠翹鳳凰之冠、躡瓊文九章之履。侍女二人皆有殊色、感蕩心神、翰整衣巾下牀拜謁曰、

不意尊靈迴降願垂德音女微笑曰吾天上織女也、久無主對而佳期阻曠幽態盈懷上帝賜命遊人間仰慕清風願託神契翰曰非敢望也益深所感、女為勑侍婢淨掃室中、張湘霧丹縠之帷施水精玉華、之簟轉惠風之扇宛若清秋乃攜手升堂、解衣共寢、其襯體紅綃之衣似小香囊氣盈一室有同心親腦、之枕覆一雙縷鴛文之衾柔肌膩體深情密態妍艶、無匹欲曉辭去面粉如故試之乃本質翰送出戶、淩雲而去自後夜夜皆來情好轉切翰戲之曰牛郎何

在那、敢獨行對曰陰陽變化關渠何事且河漢隔絕無可復知、縱復知之不足為慮因撫翰心前曰世人不明瞻矚耳、翰又曰卿既寄靈辰象辰象之間可得聞乎、對曰人間觀之只見是星其中自有宮室居處、諸仙皆遊觀焉萬物之精各有象在天在地成形下人之變必形於上也吾今觀之皆了了自識、因謂翰指列星分位、盡詳紀度、時人不悟者翰遂洞曉之後將至七夕忽不復來、經數夜方至翰問曰、相見樂乎、笑而對曰天上那比人間正以感運當爾非有他故

也君無相忘問曰、卿來何遲答曰、人中五日、彼一夕也又爲翰致天廚悉非世物徐視其衣、並無縫、翰問之謂曰天、衣本非針線、爲也每去輒以衣服自隨、經一年忽於一夜顏色悽惻涕淚交下執翰手曰、帝命有程、便當永訣遂嗚咽不自勝、翰驚惋曰尚餘幾日、對曰、只在今夕耳、遂悲泣徹曉不眠及旦撫抱爲別以七寶枕一枚留贈、約明年某日當有書相問、翰答以玉環一雙、便履空、而去迴顧招手、良久方滅、翰思、之成疾、未嘗暫忘、明年至期、果使前日侍女將書函

至翰遂開緘以青織為紙鉛丹為字言調淸麗情意重疊末有詩二首詩曰河漢雖云濶三秋尚有期情人終已矣良會更何時又曰朱閣臨淸漢瓊宮御紫房佳期空在此只是斷人腸翰以香牋答書意情甚切并有酬贈二詩曰人世將天上由來不可期誰知一廻顧交作兩相思又曰贈枕猶香澤啼衣尚淚痕玉顏霄漢裏空有還來魂自此而絶是歲太史奏織女星無光翰思不已人間麗色不復措意復以繼嗣大義須婚强娶程氏女殊不稱意復以無嗣遂成反

月餘官至侍御史而卒

神部

汝陰人

汝陰男子姓許少孤爲人白皙有姿調好鮮衣良馬遊騁無度常牽黃犬逐獸荒澗中倦息大樹下樹高百餘尺大數十圍高柯旁挺垂陰連數畝仰覩閒枝懸一五色彩囊以爲誤有遺者乃取而歸結不可解甚愛異之置巾箱中向暮化成一女子手把名紙直前云王女郎令相聞致名訖遂去有頃異香滿室漸

聞車馬之聲許出戶望見列燭成行有一少年乘公馬、從十餘騎在前直來請許曰小妹麤惡竊慕盛德、欲託良媛於君子、如何、許以其神不敢苦辭少年即命左右、洒掃淨室、須臾女車至、光香滿路、侍女乘馬數十人、皆有美色、持步障擁女即下車、延入別室幃帳茵席畢具、家人大驚、視之皆見少年、促許沐浴進新衣、侍女扶入女室、女郎年十六七、艷麗無雙、着青袿襦、珠翠璀錯下階答拜、共行禮訖、少年乃去房中施雲母屏風、芙蓉翠帳。以鹿瑞錦障。映四壁。大設珍

有多諸異果甘美鮮香非人間者食器有七子螺九枝盤紅螺盃藻葉椀皆黃金隱起錯以瑰玫金雜貯車師葡萄酒芬馨酷烈座上置連心蠟燭悉以紫玉爲盤光明如晝諸素輕薄無檢又爲物色忤眩意甚慌之坐定問曰鄙夫固陋蓬室湫隘不意乃能見顧之深狀懼交非未知所措女答曰大人爲中樂南部將軍不以兒之幽賤欲使託身君子躬奉砥礪幸遇良會欣顧誠深又問南部將軍今何也曰是嵩君別部所治若古之四鎮將軍也酒酣歎曰今夕何夕見此

良人詞韻清媚、非所見聞、又援箏作飛鴻別鶴之曲、宛頸而歌、為許送酒、清聲哀暢、容態溢越、殆不自持、許不勝其情、遽前擁之、仍微聘而笑曰、既為師人、感恍之機、又玷上客桂纓之笑、如何、因顧令撤筵去燭、就帳、恣其歡狎、豐肌、弱骨、柔滑、如飴、明日遍召家人、大中姊禮、賜與甚厚、積三日、前少年又來曰、大人感愧良甚、願得相見、使某來迎、乃與俱去、至前獵處、無復大樹矣、但見朱門素壁、若今大官府中、左右列兵衛、皆迎拜、少年引入、見府君冠平天幘、絳紗衣、坐高

殿上庭中樹戟設藻計升謁府君爲起揖之升階勞慰曰少女幼失所恃幸得托奉高明感媿無甚然此亦冥期神契非在情相感何能及此許謝乃與入內門宇嚴邃環廊曲閣連亘相通中堂高會酣讌正歡因命設樂絲竹繁錯曲度新奇歌妓數十人皆妍冶上色既罷乃以金帛厚遺之并資僕馬家送贈給仍爲起宅於里中皆極丰麗女郎雅善玄素養生之術許體力精爽倍於常矣以此知其審神人也後普一歸皆女郎相隨府君帳饋送甚厚數十年有子五人

而姿色無損後許卒乃攜俱去不知所在也

沈警

沈警字玄機吳興武康人也美風調善吟咏爲梁東宮常侍名著當時每公卿宴集必致驩邀之語曰玄機在席顛倒賓客其推重如此後荆楚陷沒入周爲上柱國奉使秦隴途過張女郎廟旅行多以酒肴祈禱警獨酌水其祝詞曰酌彼寒泉水紅芳掇巖谷雖致之非遠而薦之略俗丹誠在此神其感錄既暮宿傳舍憑軒望月作鳳將雛含嬌曲其詞曰命嘯無人

咄令妗何處婚徘徊花月上空度可憐宵又謳為歌

曰冉冉春風至微微春露輕可惜關山月還成無月

明吟罷聞旅外歎賞之聲復云聞宵豈虛擲則月皆

無明音旨清婉頗異於常忽見一女子褰簾而入再

拜云張女郎仲妹見使致意馨異之乃具衣冠未離

坐而二女已入謂馨曰跋涉山川固勞動止馨曰行

役在途春宵多感聊因吟咏稍遣旅愁豈意女郎猥

降仙駕願知伯仲二女郎相顧而笑之大女郎謂馨

曰妾是女郎妹適廬山夫人長男指小女郎云適衡

山府君小子、並以生日同覲大姊、屬大姊今朝歷城未旋、山中幽寂、良夜多懷、輒欲奉屈、無憚勞也、遂攜手出門、共登一輜軿車、駕六馬、馳空而行、俄至一處、朱樓飛閣、備極煥麗、令鬟止一水閣、香氣自外入內、簾幌多金縷翠羽、飾以珠璣、光照室內、須臾二女郎自閣後冉冉而至、揖鬟就坐、又具酒肴、于是大女郎彈箜篌、小女郎援琴爲數弄、皆非人世所聞、鬟嗟賞良久、願請琴寫之、小女郎笑之謂鬟曰、此是秦穆公周靈王太子神仙所制、不願傳於人間、鬟粗記數弄

不復敢訪及酒酣大女郎歌曰人神相合兮後會難邂逅相遇兮暫為歡星漢移兮夜將闌心未極兮且盤桓小女郎歌曰洞簫響兮風生流清夜闌兮管絃遊長相思兮衡山曲心斷絕兮奈隴頭又歌曰隴上雲車不復居湘州斑竹淚沾餘誰念衡山烟霧裝空看雁足不傳書警乃歌曰義熙曾歷許多年張碩凡得幾昔憐何意今人不及爾誓來相見更無緣二女郎相顧流涕警亦下淚小女郎謂警曰蘭香妹智瓊姊亦常恢此恨矣警見二女郎歌詠極歡而未知寄

契所在。譬顧小女郎曰、潤玉此人可念也、良久、大女郎命履與小女郎同出、及門、謂小女郎曰、潤玉可便伴沈郎寢、譬欣感如不自得、遂攜手入門、已見小婢前施臥具、小女郎執譬手曰、昔從二妃游湘川、見君於舜帝廟讀湘王碑、此時憶念頗切、不謂今宵得諧宿願、譬亦備記此事、執手款敘、不能已也、小婢[illegible]質前致詞曰、人神路隔、別後會賒、況姮娥妬人、不肯流照、織女無賴、已復斜河、寸陰幾時、何勞煩數、遂掩戶就寢、備極歡昵、將曉、小女郎起謂譬曰、人神事殊、無

官寸書大姊已在門首磐于是抱持致於膝共敘離別須臾大女郎仰復至前相對流涕不能自已復置酒督歌曰時值行人心不平那宜萬里阻關情只令隴上分流水更泛從來哽咽聲歌訖乃贈小女郎指環小女郎贈罄金合歡結歌曰心纓幾萬結縷繫幾千、迴結怨無窮極結心終不開大女郎贈罄瑩鏡子、歌曰憶昔窺瑩鏡、析豕望明月彼此俱照人莫令、光、影、滅贈各頗多、不能備記粗憶數首而已、遂相與出門、復駕輜軿車送至廟下乃執手嗚咽而別及至鎮懷

中探得瑤鏡金縷結、良久、乃言于主人、夜而失所在、時同旅咸怪、詧夜有異香、詧後使迴、至廟中、於神座後得一碧箋、乃是小女郎與詧書、備敘離情、書末有篇云、飛書到沈郎、尋已到衡陽、若存金石契、風月兩相望、從此遂絕矣

周秦行記

予貞元中舉進士、落第歸宛葉、至伊闕、南道鳴臯山下、將宿大安民舍、會暮失道不至、更十餘里、行一道甚易、夜月始出、忽聞有異氣如貴香、因趨進、行不知

厭遠見火明意莊家更前驅至一宅、門庭若富家有黃衣閽人曰郎君何至予答曰僧孺姓牛應進士落第本往大安民舍誤道來此直乞宿無他中有小髻青衣出責黃衣曰門外謂誰黃衣曰有客黃衣入告、少時出曰請郎君入予問誰氏宅黃衣曰但進無須問入十餘門至大殿蔽以珠簾有朱衣黃衣閽人數百立階左右曰拜簾中語曰、妾漢文帝母薄太后此是薄太后廟郎君不審何忽至此、對曰臣家宛葉、將歸失道敢託命太后遣西簾避席曰、妾故漢室老母

君唐朝名士不待君臣幸希簡敬便上殿來見太后着練衣貌狀瑰瑋不甚年高勞予曰行役無苦乎召坐食頃聞殿內有笑聲太后曰今夜風月甚佳偶有二女伴相尋况又遇佳賓不可不成一會呼左右屬二娘子出見秀才良久有女子二人從中至從者數百前立者一人狹腰長面多髮下粧衣青衣僅可二十餘太后曰高帝戚夫人予下拜夫人亦拜更一人柔肌穩身貌舒態逸光彩射遠近多服花綉單衣着太后曰此元帝王嬙予拜如戚夫人王嬙復拜各就

坐、坐定太后使紫衣中貴人曰、迎楊家潘家來頃之、空中見五色雲下聞笑語聲寖近太后曰楊潘至矣忽車騎馬跡相雜羅綺燿煥旁視不給有二女子從雲中下予起立於側見前一人纖腰修眸容貌甚麗衣緇衣冠玉冠年三十餘太后曰此是唐朝太眞妃子、予卽伏謁拜如臣禮、太眞曰妾得罪先帝皇朝不置妾在后妃數中、設此禮豈不虛乎、不敢受却答拜、更一人厚肌敏視小質潔白齒極卑被寬博衣太后曰、齊潘淑妃予拜之如妃禮既而太后命進饌少時

饌至芳潔萬端、皆不得名字、但欲充腹、不能足食、已更具酒、其器用盡如王者、太后語太真曰、何久不來相看、太真謹容對曰、三郎數幸華清宮、扈從不得至、太后又謂潘妃曰、子亦不來、何也、潘妃匿笑不禁、不成對、太真視潘妃而對曰、潘妃向玉奴說懊恨東昏侯疎狂、終日出獵、故不得時謁耳、太后問予、今天子爲誰、予對曰、今皇帝先帝長子、太真笑曰、沈婆兒作天子也、太奇、太后曰、何如主、予對曰、小臣不足以知君德、太后曰、然無嫌、但言之、予曰、民間傳聖武、太后

首肯三四太后曰進酒加樂樂妓皆少小女子酒環行數周樂亦隨輟太后請戚夫人鼓琴夫人約指以玉環光照于座引琴而鼓聲甚怨太后曰牛秀才邂逅到此諸娘子又偶相訪今無以盡平生之歡牛秀才固才士盍各賦詩言志不亦善乎遂各授與牋筆逡巡詩成薄后詩曰月寢花宮得奉君至今猶媿管夫人漢家舊是笙歌處煙艸幾經秋復春王嬙詩曰雪裏穹廬不見春漢衣雖舊淚垂新如今最恨毛延壽愛把丹青錯畫人戚夫人曰自別漢宮休楚舞不

能粧粉恨君王無金豈得迎商叟吕氏何曾畏木强

太眞詩曰金釵墮地別君王紅淚流珠滿御床雲雨

馬嵬分散後驪宮不復舞霓裳潘妃詩曰秋月春風

幾度歸江山猶是舊宮非東昏舊作蓮花地空想曾

披金縷衣再三邀予作予不得辭遂應命作詩曰香

風引到大羅天月滿雲階拜洞仙共道人間惆悵事

不知今夕是何年別有善笛女子短髮麗衣貌甚美

而目多媚與潘妃偕來太后與接坐居之時令吹笛

往往亦及酒太后顧而問曰識此否石家綠珠也潘

妃荅作妹故潘妃與俱來太后因曰綠珠豈能無詩乎綠珠乃謝而作詩曰此日人非昔日人笛聲空怨趙王倫紅殘翠碎花樓下金谷千年更不春詩畢酒既至太后笑曰牛秀才遠來今夕誰人為伴戚夫人先起辭曰如意成長固不可且不宜如此潘妃辭曰東昏以玉兒身死國除玉兒不擬負他綠珠辭曰石衛尉性嚴急今有死不可及亂太后曰太真今朝先帝貴妃不可言其他太后謂王嬙曰昭君始嫁呼韓單于復為株累單于婦固自困且苦寒地胡鬼能何

爲昭君。幸無辭。昭君不對。低眉羞恨。俄各歸休。予爲左右送入昭君院。會將旦。侍人告起。昭君垂泣持別。忽聞外有太后命。予遂出見太后。太后曰。此非郎君久留地。宜亟還。便別矣。幸無忘。向來歡。更索酒。酒再行而戚夫人潘妃綠珠皆泣下。竟辭去。太后使朱衣送往大安。抵西道。旋失使人所在。時始明矣。予就大安里。問其里人。里人云。此十餘里有薄后廟。予却望廟荒毀不可入。非向者所見矣。予衣上香經十餘日不歇。竟不知其何

水神部

洛神傳

太和中處士蕭曠自洛東遊至孝義館夜憩于雙美亭時月朗風清曠善琴遂取琴彈之夜半調甚苦俄聞洛水之上有長歎者漸相逼乃一美人曠因捨琴而揖之曰彼何人斯女曰洛浦神女也昔陳思王有賦于不憶也邪曠曰然曠又問曰或聞洛神卽甄皇后后謝世陳思王遇其魄於洛濱遂爲感甄賦後覺事之不正改爲洛神賦寄意于宓妃有之乎妃曰妾

即甄后也爲慕陳思王之才調文帝怒而幽死後精魄遇王于洛水之上叙其冤抑因感而賦之覺事之不典易其題乃不謬矣俄命雙鬟持茵席具酒肴而至謝曠曰妾爲袁家新婦時性好鼓琴每彈至悲風及三峽流泉未嘗不盡夕而止適聞君琴韵清雅願一聽之曠乃彈別鶴操及悲風神女長歎曰眞蔡中郎之儔也問曠曰陳思王洛神賦如何曠曰眞體物瀏亮爲梁昭明之精選爾女微笑曰狀妾之舉止云翩若驚鴻婉若遊龍得無疎矣曠曰陳思王之精魄

今何在女曰見爲遮須國王嬪曰何爲遮須國女曰、劉聰子死而復生語其父曰有人告某云遮須國久無主待汝父來作主即此國是也俄有一青衣引一女曰織綃娘子至矣神女曰洛浦龍君之愛女善織綃于水府適令召之爾嬪因語織綃曰近日人世、或傳柳毅靈姻之事有之乎女曰十得其四五爾、餘皆飾詞不可、惑也嬪曰、或聞龍畏鐵有之乎、女曰、龍之神化雖鐵石金玉盡可透達何獨畏鐵乎、畏者蛟螭輩也嬪又曰雷氏子佩豐城劍、至延平津、躍入水化

爲龍、有之乎、女曰、妄也、龍木類、劒乃金、金既尅木、而不相生、焉能變化、豈同雀入水爲蛤、雉入水爲蜃哉、但寶劒靈物、金水相生、而入水、雷生自不能沉于泉耳、其後搜劒不獲、乃妄言爲龍、且雷煥只言化去。張司空但言終合、俱不說爲龍、化劒之靈異、亦人之鼓鑄鍛鍊、非自然之物、是知終不能爲龍明矣、曠又曰、梭化爲龍如何、女曰、梭木也、龍本屬木、變化歸本、又何怪也、曠又曰、龍之變化如神、又何病而求馬師皇療之、女曰、師皇是上界高真、哀馬之引重負遠、故爲

焉醫愈其疾者萬有餘匹上天降鑒化其疾于龍脣吻間欲念師皇之能龍後負而登天天假之非龍真有藥也曠又曰龍之嗜鷲血有之乎女曰龍之清虛食飲沆瀣若飲鷲血豈能行藏蓋嗜者乃蛟蜃輩爾無信造作皆梁朝四公誕妄之詞爾曠又曰龍何好曰好睡大即千年小不下數百歲偃仰于洞穴鱗甲間聚積沙塵或有鳥啣木葉遺棄其上乃甲拆生樹至于合抱龍方覺悟遂振迅修行脫其體而實虛無澄其神而歸寂滅自然形之與氣隨其化用散入真

空若未胚腪若未凝結如物在恍忽精奇杳冥當此之時雖百骸五體盡可入于芥子之內隨其舉止無所不之自得還元返本之術與造化爭功矣曠又曰龍之修行向何門而得女曰高真所修之術何異上士修之形神俱達中士修之神超而形沉下士修之形神俱墜且當修之時氣爽而神凝有物出焉聃老子云恍恍忽忽其中有物也其於幽微不敢泄露恐爲上天譴謫爾神女遂命左右傳觴敘語情况昵洽蘭艷動人若左瓊枝而右玉樹繾綣永夕感暢其懷

曠曰遇二仙娥於此真所謂雙美亭也忽聞鶴鳴神女乃留詩曰玉筯凝腮憶魏宮朱絲一弄洗清風明晨追賞應愁寂沙渚烟銷翠羽空織綃詩曰織綃泉底少歡娛更勸蕭郎盡此壺悲見玉琹彈別鶴又將清淚滴真珠曠答二女詩曰紅蘭吐艷間夭桃自喜尋芳數已遭珠珮鵲橋從此斷遥天空恨碧雲高神女遂出明珠翠羽二物贈曠曰此乃陳思王賦云或採明珠或拾翠羽故有斯贈以成洛神賦之詠也龍女出輕綃一匹贈曠曰若有胡人購之非萬金不可

神女曰、君有奇骨異相、當出世、但滑味薄俗、淸襟養眞妾嘗爲陰助言訖、超然躡虛而去無所睹矣、後曠保其珠術多遊嵩岳、友人嘗遇之、備寫其事、今適世不復見焉、

太學鄭生

垂拱中、駕在上陽宮、太學進士鄭生晨發銅駝里乘曉月度洛橋、橋下有哭聲甚哀、生下馬察之、見一艷女、翳然蒙袂曰、孤養於兄嫂、嫂惡苦我、今欲赴水故留哀須臾、生曰、能隨我歸乎、應曰、婢御無悔、遂載與

之歸所居號曰汜人能誦楚詞九歌招䰟九辨之書亦嘗擬詞賦爲怨歌其詞艷麗世莫有屬者因撰風光詞曰隆光秀兮昭盛時播薰綠兮淑華歸顧室漢兮有蘤萼方潛重房以飾姿見耀態之韶美兮蒙長靄以爲帷醉融光兮渺渺瀰瀰逮千里兮涵烱佇晨陶陶兮暮熙熙無婑娜之穠條兮娉盈盈以披遲醉遊顏兮倡蔓卉流情電兮髮隨施生居貧汜人常出輕繒一端賣之有胡人酧千金居歲餘生將遊長安是夕謂生曰我湖中蛟室之妹也謫而從君今歲滿

無以久留君所、乃與生訣、生留之不能得、去後十餘年、生凡爲岳州刺史、會上巳日、與家徒登岳陽樓望鄂渚張宴樂酣、生愁思吟曰、情無限兮蕩洋洋、懷佳期兮屬三湘、聲未終、有画舫浮漾而來、中爲綵樓、高百餘尺、其上花帷帳欄籠画囊、有彈弦鼓吹者、皆神仙蛾眉、被服烟電、裾袖皆廣尺、中一人起舞、含嚬悽怨慕形類汜人、舞而歌曰、訴青春兮江之隅、拖湖波兮裊綠裾、荷拳拳兮來舒、非同歸兮何如、舞畢、斂袖悵然、須臾風濤崩怒、遂不知所在、

玉茗堂摘評王弇洲先生豔異編卷二

龍神部

柳毅傳

唐儀鳳中有儒生柳毅者應舉下第將還湘濱念鄉人有客于涇陽者遂往告去至六七里鳥起馬驚疾逸道左又六七里乃止見有婦人牧羊於道畔毅怪視之乃殊色也然而蛾臉不舒巾袖無光凝聽翔立若有所伺毅詰曰子何苦而自辱如此婦始笑而謝終泣而對曰賤妾不幸今日見辱問於長者然而恨

貫肌骨亦何能愧避幸一聞焉妾洞庭龍君少女也父母配嫁荆川次子而夫壻樂逸爲婢僕所惑日以厭薄旣而將訴於舅姑舅姑愛其子不能禦迨訴頻切又得罪於舅姑舅姑毁黜以至此言訖歔欷流涕悲不自勝又曰洞庭於茲相遠不知其幾多也長天茫茫信耗莫通心目斷盡無所知哀聞君將還吳密通洞庭欲以尺書寄託侍者未卜將以爲可乎毅曰吾義夫也聞子之說氣血俱動恨無毛羽不能奮飛是何可否之謂乎然而洞庭深水也吾行塵間寧可

致意耶、唯恐道途顯晦不相通達、致負誠託、又乖懇
願、子有何術可導我耶、女悲泣再謝曰、負戴珍重不
復言矣、脫獲回耗、雖死必謝、吾不許、何敢言、既許而
問則洞庭之與京邑不足爲異也、毅請聞之、女曰、洞
庭之陰、有大橘樹焉、鄉人謂之社橘、君當解去茲帶
束以他物然後擊樹三發、當有應者、因而隨之、無有
礙矣、幸君子書敘之外、悉以語之、心誠倍託、千萬無
渝、毅曰、敬聞命矣、女遂於襦間解書再拜以進、東望
愁泣、若不自勝、毅深爲之戚、乃置書囊中、因復問曰、

吾不知子之牧羊何所用哉神祇豈宰殺乎女曰非
羊也雨工也曰何爲雨工曰雷霆之類也數復視之
則皆矯顧怒步飲齕甚異而大小毛角則無別羊焉
毅又曰吾爲使者他日歸洞庭愼勿相避女曰寧止
不避當如親戚耳語竟引別東去不數十步迴望女
與羊俱亡所見矣其夕至邑而別其友月餘到家乃
訪于洞庭之陰果有社橘遂易帶向樹三扣俄有武
夫出波間再拜請曰貴客將自何所至也毅不告其
事曰徒謁大王耳武夫揭水指路引毅以進謂毅曰

嘗閉目數息可達矣、毅如其言、遂至其宮、始見臺闕、相向、門戶千萬、奇艸珍木、無所不有、夫乃指毅止於大室之隅曰、客當居此以伺、毅曰、此何所也、夫曰、此靈虛殿也、毅視之、則人間珍寶畢盡於此、柱以白璧。砌以青玉、牀以珊瑚、簾以水晶。雕琉璃於翠楣。飾琥珀於虹棟、奇秀深杳、不可殫言。然而王久不至、毅謂夫曰、洞庭君安在哉、曰、君方幸玄珠閣、與太陽道士講火經、少選當畢、毅曰、何謂火經、夫曰、吾君龍也、龍以水為神、舉一波可包陵谷、道士乃人也、人以火為

神發一燈可燎阿房然而靈用不同玄化各異太陽道士精於人理吾君邀以聽焉言粗畢而宮門闢景從雲合見一人披紫衣執青玉夫躍曰此吾君也乃至前以告之君望毅而問曰豈非人間之人乎毅曰然遂入拜君亦拜坐于靈虛之下謂毅曰水府幽深寡人暗昧夫子不遠千里而來將有為乎毅曰大王之鄉人也長於楚遊學於秦昨下第閒驅涇水之涘見大王愛女牧羊於野風鬟雨鬢所不忍視毅因語之謂毅曰為夫壻所薄舅姑不念以至於此悲泗

流涕誠怛人心遂託書於毅毅許之今至此因取書進之洞庭君覽畢以袖掩面而泣曰老父之罪不諗鑒聽坐貽聾瞽使深閨孺弱遠罹辱害公乃陌上人也而能急之幸被齒髮何敢負德詞畢又哀咤良久左右皆流涕時有宦人密侍君者君目以書授之令達宮中須臾宮中皆慟哭君驚謂左右曰疾告宮中無使有聲恐錢塘所知毅曰錢塘何人也曰寡人愛弟也昔爲錢塘長今則致政矣曰何故不使知曰以其勇過人耳昔堯遭洪水九年者乃此子一怒也近

與天將失意穿其五山、上帝以寡人有薄德于古今、
遂寬其同氣之罪、然猶縻繫于此、故錢塘之人日來
候焉、詞未畢而大聲忽發、天拆地裂、宮殿擺簸、雲烟、
沸湧、俄有赤龍長萬餘尺、電目血舌、朱鱗火鬣、項掣、
金鎖、鎖牽玉柱、千雷萬霆、繳繞其身、霰雪雨雹、一瞬、
皆下、乃擘青天而飛去、毅初恐蹶仆地、君親起持之、
曰無懼、固無害、毅良久安抑、乃獲自定、因告辭曰、願
得生歸、以避復來、君曰不必如此、其去則然、其來則
不爾、幸為少盡繾綣、因命酌、互舉以款人事、俄而祥

風慶雲融融怡怡幢節玲瓏簫韶以隨紅妝千萬笑語熙熙中有一人自然蛾眉明璫滿身綃縠參差迫而視之前所寄辭女然而若喜若悲零淚如絲須臾紅烟蔽其左紫氣舒其右香凝環旋入于宮中君笑謂毅曰涇水之囚人至矣君乃辭入宮須臾又聞怨苦不已有頃君復出與毅飲又有一人披紫裳執青玉貌聳神溢立于君左右謂毅曰此錢塘也毅起趨拜之錢塘亦盡禮相接謂毅曰女姪不幸爲頑童所辱賴明君子信義昭彰致達遠冤不然者是爲涇陵

之士矣、饗德懷恩、詞不諭心、撝退辭謝、俯仰唯唯、錢塘乃告兄曰、適者辰發靈虛、巳至涇陽、午戰於彼、未還於此、中間馳至九天、以告上帝、上帝知其冤而宥其失、前所譴責、因而獲免、然而剛腸激發、不遑辭候、驚擾宮中、復忤賓客、愧惕慚懼、不知所還、因退而再拜、君曰所殺幾何、曰六十萬、傷稼乎、曰八百里、曰無情郎安在、曰食之矣、君憮然曰、頑童之爲是心也、誠過恐然、汝亦太草草、賴上帝靈聖、諒其至冤、不然者、我何辭焉、從此已往、勿復如斯、錢塘復再拜、坐定

遂宿殽於凝光殿。明日又宴殽於凝碧宫。會友戚張廣樂。具以醪醴。羅以甘潔。初旆。兩鞞鼓。旗旌。劒戟。舞萬夫於其右。中有一夫前曰。此錢塘破陣樂。旌。鉦。傑氣。顧驟悍慄。坐客視之。毛髮皆竪。復有金石。絲竹。羅綺珠翠。舞千女於其左。中有一女前進曰。此貴主還宫樂。清音宛轉。如訴如慕。坐客聽之。不覺淚下。二舞既畢。龍君大悦。錫以紈綺。頒於舞人。然後密席貫坐。縱酒極娛。酒酣。洞庭君乃擊席而歌曰。大天蒼蒼兮。大地茫茫。人各有志兮。何可思量。狐神鼠聖兮。薄社

依情當遷一發兮其孰敢當荷貞人兮信義長令骨肉兮返故鄉永言慚愧兮何時忘洞庭君歌罷錢塘君再拜而歌曰上天配合兮生死有途此不當婦兮彼不當夫腹心辛苦兮涇水之隅鬢髮風霜兮雨雪羅襦賴明公兮引素書令骨肉兮家如初永言珍重兮無時無錢塘君歌闋洞庭君俱起觴於毅毅踧踖而受爵飲訖復以二觴奉二君乃歌曰碧雲悠悠兮涇水東流傷嗟美人兮雨泣花愁尺書遠達兮以解君憂哀寃果雪兮還處其休荷君和雅兮感甘羞山

家寂寞、今難久留、欲得辭去、今悲綢繆、歌罷皆呼萬歲、洞庭君因出碧玉箱、貯以開水犀、錢塘君亦出紅珀盤、貯以照夜璣、皆起進毅、毅辭謝而受、既而宮中之人、咸以綃綵珠璧、投於毅側、重疊煥赫、須臾埋沒于前後、毅笑語四顧、媿揖不暇、洎酒闌歡極、毅辭起復宿于凝光殿、翌日又宴毅于清光閣、錢塘君因酒作色謂毅曰、子不聞猛石可裂不可捲、義士可殺不可羞者邪、愚有衷曲、一陳於公、爲可則俱履雲霄、如不可則皆夷糞壤、足下以爲何如哉、毅曰請聞之、錢

塘曰涇陽之妻則洞庭君之愛女也淑性茂質爲九姻所重不幸見辱於匪人今則絶矣將欲求托高義世爲親賓使受恩者知其所歸懷愛者知其所付豈不爲君子始終之道耶毅肅然而作笑曰誠不知君孱困如是毅始聞跨九州懷五岳洩其憤怒復見斷金鎖掣玉柱赴其急難毅以爲剛決明直無如君者蓋犯之者不避其死感之者不愛其生此眞丈夫之志奈何蕭管方洽親賓正和不顧其道以威加人豈僕之素望乎若遇公於洪波之內玄山之中鼓以鱗

頻披以雲雨將迫毅以死毅則以禽獸視之亦何恨哉今體被衣冠坐談禮義盡五常之志性備百行之微旨雖人世賢傑有不如者況江湖靈類乎而欲以介然之軀悍然之性乘酒假氣將迫於人豈近直哉且毅之質不足以藏王一甲之間然而敢以不伏之心勝王彊暴之氣唯王籌之耳錢塘逡巡致謝曰寡人生長深宮不聞正論適者詞述狂狷搪突高明退自循顧戾不容責幸君子不爲此乖間也其夕復與歡宴其樂如舊毅與錢塘君遂爲知心友明日毅辭

歸洞庭君夫人別宴毅於潛景殿、男女僕妾、悉出預會、夫人泣謂毅曰、骨肉受君子深恩、恨不得展媿戴、遂至睽別、使前涇陽女當席拜毅以致謝、夫人又曰、此別豈有復相遇之日乎、毅於始雖不諾錢塘之請、然當此席、殊有歎恨之色、宴罷、辭別、滿宮淒然、贈遺珍寶、怪不可述、毅於是復循出途上岸、見從者十餘人、擔囊以隨、至其家而辭去、毅因適廣陵寶肆、鬻其所得、百未發一、財已盈兆、故淮右富族、咸以為莫如、遂娶于張氏、亡、又娶韓氏、數月又亡、徙家金陵、常以

鰥曠多感、欲求繼媒氏來曰、有盧氏女范陽人也、父曰浩、嘗爲清流宰、晚歲好道、獨遊雲泉、今則不知所在矣、母曰鄭氏、盧氏女前年適清河張氏、無何而張子夭亡、今母憐其少艾、惜其獨居、欲擇德以配焉、尊意可否、穀乃卜日就禮、是則男女二姓、俱爲豪族、法用禮物、極其豐盛、金陵之士莫不健仰、居月餘、穀覩其妻、俄憶類於龍女、而逸艷豐狀、則又過之、因與話昔事、妻曰、世間豈有是理乎、經歲餘生一子、端麗奇特、穀益愛重之、踰月乃穠飾煥服、殷勤笑謂穀曰、君

不憶余之於昔邪毅曰夙非姻好何以爲憶其日余即洞庭君之女也涇川之辱君能救之自此誓心求報洎錢塘季父論親不從乖負宿心悵望成疾中閒父母欲配嫁於濯錦小兒妾遂閉戶剪髮以明無意雖君子棄絕分無見期而當初之心死不自替他日父母憐志復欲馳白於君值君累娶張韓不可申志迨張韓繼卒君卜居於茲父母得以爲心矣不意今日獲奉君子咸喜終世死何恨焉因泣下復謂毅曰始不言者知君無重色之心今乃言者知君有愛子

之意婦人匪薄不足以歡厚承心故因君愛子以託賤質未知君意若何愁懼兼心不能自解君附書之日笑謂妾曰他日歸洞庭愼無相避誠不知當此之際君豈有意於今日之事乎其後季父請於君君不許君乃誠爲不可邪抑忿然邪君其語之毅曰似有命者僕始見君於長涇之隅枉抑憔悴誠有不平之志然自約其心以達君之命餘無及也初言愼勿相避者偶然耳豈有意哉洎錢塘君逼迫之際唯理有不可是乃激人之怒耳夫始以行義爲志寧有殺其

將而納其妾者耶一不可也某素以操真爲志尚寧
有屈於己而伏於心者乎二不可也因率肆胸臆醉
酢紛綸唯直是圖不遑避害然而將別之日見子有
依然之容心甚恨之終以人事扼束無由報謝吁今
子盧氏也又家於人間則無始心未爲惑矣從此以
往永奉歡好心無纖慮也妻深感悲喜交至復謝曰
勿以異類遂爲無心固當知報耳夫龍壽萬歲今與
君同之水陸無往不適君不以爲妄也毅嘉之曰吾
不知國客乃復爲神仙之餌乃相與覲洞庭既至而

賓主盛禮、不可備紀、後徙居南海、僅四十年、其郵第輿馬、珍鮮服玩、雖侯伯之室、無以加也、毅之族咸遂濡澤、以其春秋積聚、容狀不衰、南海之人、靡不驚感、及開元中上方屬意於神仙之事、精索道術、毅不安遂歸洞庭、凡十餘歲、莫知迹、至開元末毅之表弟薛嘏爲京畿令、謫官東南、經洞庭、晴晝長望、俄見碧山出於遠波、舟人皆側立曰、此本無山、恐水怪耳、指顧之際、山與舟稍相逼、乃有彩船自山馳來、迎問於嘏、其中有一人呼曰、柳公來候耳、嘏省然記之、乃促

至山下攝衣疾上、山有宮闕如人世見毅立于宮室之中前列絲竹後羅、珠翠物玩、之盛殊倍人間毅詞理益玄容顏益少初迎毅於砌、持毅手曰別來瞬息而毛髮已黃毅笑曰兄爲神仙、弟爲枯骨命也毅因出藥五十丸遺毅曰此藥一丸可增一歲、歲滿復來無久居人世歡宴畢、毅乃辭行、自是已後遂絕影響、毅嘗以是說傳于人世、殆四紀毅亦不知所在、隴西李朝威敘而歎曰五蟲之長必以靈者別斯見矣人裸也移信鱗虫洞庭含吐大直錢塘迅疾磊落宜有

承焉報誅而不載獨可憐其意矣愍義之遂爲斯文

仙部

裴航

唐長慶中有裴航秀才因下第遊于鄂渚謁故舊友人崔相國值相國贈錢二十萬遂挈歸于京因傭巨舟載于襄漢同載有樊夫人乃國色也言詞問接帷帳比鄰航雖親切無計導達而覩面焉因賂侍妾裊烟而求達詩一章曰向爲胡越猶懷想況遇天仙隔錦屏儻若玉京朝會去願隨鸞鶴入青冥詩往久而

無答航數詰裊烟烟曰娘子見詩若不聞如何航無計因在道求名醞珍果而獻之夫人乃使裊烟召航相識及褰帷而玉瑩光寒花明景麗雲低鬟鬢月澹修眉舉止乃烟霞外人肯與塵俗爲偶航再拜揖腭眙久之夫人曰妾有夫在漢南將欲棄官而幽棲岩谷召某一訣耳深哀艸擾慮不及期豈更有情留盼它人約不耶但喜與郎君同舟共濟無以諧謔爲意爾航曰不敢飲訖而歸操比冰霜不可干冒夫人後使裊烟持詩一章曰一飲瓊漿百感生玄霜搗盡見

雲英藍橋便是神仙窟何必崎嶇上玉京航覽之空愧佩而已然亦不能洞達詩之旨趣後更不復見但使裊烟達寒暄而已遂抵襄漢與使婢挈妝奩不告辭而去人不能知其所造航遍求訪之滅跡匿影竟無蹤兆遂飾裝歸輦下經藍橋驛側近因渴甚遂下道求漿而飲見茅屋三數間低而復隘有老嫗緝麻苧航揖之求漿嫗咄曰雲英擎一杯漿來郎君要飲航訝之憶樊夫人詩有雲英之句深不自會俄於葦箔之下出雙玉手捧瓷甌航接飲之真玉液也但覺

異香氤氳透于戶外因還顧遽揭箔覩一女子露褭暖英春融雪彩臉欺膩玉鬢惹濃雲嬌羞而掩面蔽身雖紅蘭之隱幽谷不足比其芳麗也航驚怛軟足縮不能去因白嫗曰某僕馬甚飢願憩於此當厚答謝幸無見阻嫗曰任郎君自便耳遂飯僕秣馬良久謂嫗曰向睹小娘子艷麗驚人姿容擢世所以躊躇而不能適願納厚禮而娶之可乎嫗曰渠已許嫁一人但時未就耳我今老病只有此女孫昨有神仙與靈藥一刀圭但須玉杵臼擣之百日方可就吞當得

後天而老、若約娶此女者、得玉杵臼、吾當與之也、其餘金帛、吾無用處耳、航拜謝曰、願以百日為期、必攜杵臼而至、更無它許人、嫗曰然、航恨恨而去、及至京國、殊不以舉事為意、但於坊曲鬧市喧衢、而高聲訪其玉杵臼、曾無影響、或遇朋友、若不相識、衆言為狂人、數月餘日、忽遇一貨玉老翁曰、近得虢州藥舖卞老書云、有玉杵臼貨之、郎君懇求如此、吾當為書導達、航媿荷珍重、果獲杵臼、卞老曰、非二百緡不可得、航乃瀉囊兼貨僕馬、方及其值、遂步驟獨挈而抵藍

橋昔日嫗大笑曰有如是信士乎吾豈愛惜女子而
不酧其勞哉女亦微笑曰雖然更爲吾搗藥百日方
議姻好嫗於襟帶間解藥航即搗之晝爲而夜息夜
則嫗收藥臼於內室航又聞搗藥聲因窺之有玉兎
持杵臼而雪光輝室可鑑毫芒於是航之意愈堅如
此日足嫗持而吞之曰吾當入洞而告姻戚爲裴郎
具帷帳遂挈女入山謂航曰但少留此逡巡車馬僕
隸迎航而進別見一大第連雲珠扉晃日內有帳幄
屏帷珠翠珍玩莫不臻至愈如貴戚家焉仙童侍女

引航入帳就禮訖航拜嫗悲泣感荷嫗曰裴郎自是淸冷裴眞人子孫業當出世不足深媿老嫗也及引見諸賓多神仙中人也後有仙女鬟髻霓衣云是妻之姊耳航拜訖女曰裴郎不相識耶航曰昔非嫗姊不省拜侍女曰不憶鄂渚同舟而抵襄漢乎航深驚怛懇悃陳謝後問左右曰是小娘子之姊雲翹夫人劉綱仙君之妻也已是高眞爲玉皇之女吏嫗遂將航妻入玉峰洞中瓊樓珠室而居之餌以絳雪瓊英之丹體性淸虛毛髮紺綠神化自在超爲上仙至太

和中、友人盧顥遇之于藍橋驛之西、因說得道之事、遂贈藍田美玉十斤、紫府雲丹一粒、敘話永日、使達書于親愛顥稽顙曰、兄既得道、乞一言而教授、航曰、老子曰、虛其心實其腹、今之人心愈實、何由有得道之理、盧子懵然、曰心多妄想、腹漏精液、虛實可知矣、凡人自有不死之術、還丹之方、但子未便可教、異日言之、盧子知不可請、但終宴而去、後世人莫有遇者、

少室仙姝傳

貞曆中有封陟孝廉者、居于少室、貌態潔朗、性頗貞

端志在墳典僻於林藪探義而星歸腐草閱經而月墜幽窗矻矻孜孜俾夜作晝無非搜索隱奥未嘗縱惕日時也書堂之畔景像可窺泉石清寒桂蘭雅潔戲猱每竊其庭果喚鶴頻棲於澗松虛籟時吟纖埃晝閒烟鎖簹篁之翠節露滋躑躅之紅葩薜蔓衣牆苔茸毯砌時夜將午忽飄酷烈漸布於庭際俄有輜軿自空而降青輪軋軋直湊簷楹覩一仙姝侍從華麗玉珮敲磬羅裙曳雲體欺浩雪之容光臉奪芙蓉之濯艷正容斂袵而揖陟曰某籍本上仙謫居下界

或遊人間五岳或止海面三峰月到瑤階愁莫聽其鳳管蟲吟紛辭恨不寐於鴛衾燕淚語而徘徊鸞虛歌而縹緲寶瑟休泛虬航嬾斟紅杏艷枝激含嚬於綺殿碧桃芳蕤引凝眸於瓊樓既厭曉妝漸融春思伏見郎君神儀濬潔襟量端明學聚流螢文含隱豹所以慕其貞朴愛此孤標特詔光容願持箕帚又不知郎君雅旨何如陟攝衣朗燭、正色而坐言曰、某家本貞廉、性唯孤介貪古人之糟粕究前聖之指歸編柳苦辛然糠幽暗布被糲食燒蒿茹藜但自固窮終

不斯濫必不敢當神仙降顧斷意如此幸蚤迴車姝曰某乍造門牆未申懇迫輒有詩一章奉留復七日更來詩曰謫居蓬島別瑤池春媚烟花有所思爲愛君心能潔白願操箕箒奉庭幃陟覽之若不聞雲軿既去窻戶遺芳然陟心中不可轉也後七日夜姝又至騎從如前時麗容潔服艷媚巧言又白陟曰某以業緣遽縈魔障欻起蓬山瀛島繡帳錦宮恨起紅茵愁生翠被難窺舞蝶於芳草每妬流鶯於綺叢靡不雙飛俱能對跱自矜孤寢轉懵深閨秋郄銀缸但凝

眸於片月春尋瓊圃空杼思於殘花所以激切前嘗布露丹懇幸垂采納無阻積誠又不知耶君意竟何如陟又正色而言曰某身居山藪志已顓蒙不識鉛華豈知女色幸垂速去無相見尤姝曰顧不貯其深疑幸望容其陋質輙更有詩一章後七日復來詩曰弄玉有夫皆得道劉剛兼室盡登仙君能仔細窺朝露須逐雲車拜洞天陟覽之又不過意後七日夜姝又至柔容冶態靚衣明眸又言曰逝波難駐白日易頹花木不停薤露非久輕漚泛水只得逡巡微燭當

風莫過瞬息虛爭意氣能得幾時恃賴部顏須臾槁木所以君誇容鬢尚未凋零固止綺羅貪窮典籍及其衰老何以維持我有還丹頗能駐命許其依託必寫襟懷能遣君壽例三松壠芳兩目仙山靈府任意追遊莫種槿花使朝晨而騁艷休敲石火尚昏墨而流光陟乃怒目而言曰我居書齋不欺暗室下惠爲師叔子爲證是何妖精苦用凌逼心如鐵石無更多言倘若遲廻必當窘辱侍衛諫曰小娘子廻車此木偶人不足與語況窮薄當爲下鬼豈神仙配偶耶樹

長吁曰、我所以懇者、爲是青牛道士之甥、況此時一失、又須贖及六百年、不是細事、於戲此子大是忍人、又留詩曰、蕭郎不顧鳳樓人、雲澀迴車淚臉新、愁想蓬瀛歸去路、難窺舊苑碧桃春、輜軿出戶珠翠響、空泠泠簫笙杳杳雲路、然陟意不易、後三年陟染疾而終、爲太山所追、束以巨鎖、使者驅之、欲至幽府、忽遇神仙騎從清道甚嚴、使者躬身於路左曰、上元夫人遊太山耳、俄有仙騎召使者與囚俱來、陟至彼仰窺、乃昔日求偶仙姝也、但左右彈指悲嗟、仙姝遂索

追狀曰不能於此人無情遂索大筆判曰封陟性躁執迷操惟堅潔實由朴憨難責風情宜更延一紀左右令陟跪謝使者遂解去鐵鎖曰仙官已釋則幽府無敢追攝使者却引歸良久蘇息後追悔自咎而已

裴諶

裴諶王敬伯梁芳約爲方外之友隋大業中相與入白鹿山學道謂黃白可成不死之藥可致雲飛羽化無非積學辛勤採鍊手足胼胝十數年間亡何梁芳死敬伯謂諶曰吾所以去國忘家耳絕絲竹口厭肥

粉門奔衙色去華屋而樂齊居賤珍物而貴寂寞者豈非頻乘雲駕鶴遊戲蓬壺縱其不成亦望長生壽畢天地耳今仙海無涯長生未致辛勤於靈山之外不免就吹敬伯所樂將下山乘肥衣輕聽歌翫色遊於京洛意足然後求達垂功立事以榮耀人鬟縱不能馳三山飲瑤池驂龍衣霞歌鸞舞鳳與仙翁為侶且署金拖紫圖形凌烟厠卿大夫之間何如哉子盍歸乎無空吹深山謝曰吾乃夢醒者不復抵迷敬伯遂歸謝留之不得時唐貞觀初以舊籍調授左武衛

騎曹叅軍、大將軍趙聃妻之以女、數年間遷大理廷
評、衣緋奉使淮南、舟行過高郵、制、使、之、行、呵、叱、風、生、
舟船不敢動時天微雨、忽有一漁舟突過、中有老人
衣簑戴笠、鼓棹而去、其疾如風、敬伯以爲吾乃制使、
威振遠近、此漁父敢突過、試覘之乃諶也、遂令追之、
因請維舟、延之座内、握手慰之曰、兄久居深山、拋擲
名宦、而無成到此極也、夫風不可係、影不可擕、古人
倦夜長尚秉燭遊、況少年白晝而擲之乎、敬伯自出
山數年、今廷尉評事矣、昨者推獄平允、乃大錫命服、

淮南疑獄令谳于有司上擇詳明吏覆訊之敬伯預
其選故有是行雖未可言宦達比之山叟自謂差勝
兄甘勞苦尚如舊日奇哉奇哉今何所須當以奉給
諶曰吾儕野人心近雲鶴未可以腐鼠嚇也吾子沉
浮魚鳥各適何必矜炫也夫人世之所須者吾當給
爾子何以贈我與山中之友或市藥于廣陵亦有息
肩之地青園橋東有數里櫻桃園園北車門即吾宅
也子公事少隙尋我於此遂翛然而去敬伯到廣陵
十餘月事少間思諶言因出尋之果有車門試問之

乃裴宅也、人引以進、初尚荒凉、移步愈佳、行數百步、方及大門、樓閣重重、花木鮮秀。似非人境。烟翠葱籠。景色妍媚、不可形狀、香風飒來、神清氣爽。飄飄然有凌雲之意、不復以使車爲重、視其身若腐鼠。視其徒若螻蟻。既而稍聞劍珮之聲。二青衣出曰、阿郎來、俄有一人衣冠偉然、儀貌奇麗、敬伯前拜、視之乃諶也裴慰之曰、塵界任官。久食腥羶、愁慾之火、燄於心中。負之而行。固甚勞苦。遂揖以入、坐于中堂、窻戶棟梁、飾以異寶、屏帳皆畫雲鶴、有頃四青衣、捧碧玉臺盤

而至、器物珍異、皆非人世所有、香醪嘉饌、目所未睹、
旣而日將暮、命其僕促席、然九光之燈、光華滿座、女
樂二十人皆絕代之色、列其座前、裴顧小黃頭曰、王
評事昔吾山中之友、道情不固、棄吾下山、別近十年、
纔爲廷尉、屬今俗心已就、須俗伎以樂之、顧令家女
無足召者、常召士大夫之女已適人者、如近無姝麗、
五千里內皆可擇之、小黃頭唯唯而去、諸伎調碧玉
簫、調未諧而黃頭已復命、引一伎自西階登拜、裴席
前、裴指曰、參評事、敬伯答拜、細視之、乃其妻趙氏、而

敬伯驚訝不敢言妻亦甚駭目之不已遂令坐玉階下二青衣捧玳瑁箏授之趙素所善也因令與座伎合曲以送酒敬伯座間取殷色朱李投之趙顧敬伯潛係於衣帶伎奏之曲趙皆不能逐裴乃令隨所奏時時停趙以呈其曲其歌舞非雲韶九奏之樂而清亮宛轉酧獻極歡天將曙乃召前黃頭曰送趙夫人且謂曰此乃九天畫堂常人不到吾昔與王爲方外之交憐其爲俗所迷自投湯火以智自燒以明自賊將沉浮於生死海中求濟不得故命於此一以醒之

今日之會誠再難得亦夫人宿命乃得暫遊雲山萬里車從來往勞苦無辭也趙拜而去裴謂敬伯曰許公使車留此一宿得無驚郡將乎宜就館來赴闕時訪我可也塵路邈遠萬愁攻人努力自愛伯拜謝而去後五日將還潛詣取別其門不復有宅乃荒涼之地烟艸極目惆悵而返及京奏事畢得歸私第詣趙艴怒曰女子誠陋不足以奉事君子然已辱厚禮亦宜敬之夫上以承祖考下以繼後嗣豈苟而已哉奈何以妖術致之萬里而娛人之視聽乎○朱李尚在

其言足徵何諱乎敬伯盡言之且曰當此之時敬伯亦自不測此蓋裴之道成矣以此相眩也其妻亦記得裴言遂不復貴忓神仙之變化誠如此乎將謂列者㣲術以致惑乎固非常智之所及且夫雀爲蛤雉爲蜃人爲虎腐草爲螢蜣蜋爲蟬鯤爲鵬萬物之變化書傳之記者不可以智達況耳目之外乎